

施鰲存譯

轉

變

約望書局

施
藝
存
譯

轉
變

中華民國廿九年八月初版



TRANSLATION FROM
CHARLES J. MULLALY'S
"THE PRIEST WHO FAILED &
OTHER STORIES"
BY C. Z. SHIH

轉
變

(實價每冊港幣壹角)

譯
者

施

蟄

存

出
版
者

約
望
書
局

發
行
所

約
望
書
局

香港郵箱八三〇號

印
刷
所

國
華
印
務
公
司

目 錄

(1) 轉
變

(2) 好
脚色

(3) 波爾多的補鍋匠

轉 變

(1)

巴黎在一團光亮裏。城的上空被大街中央及小路兩旁的幾千百盞電燈烘映着一片通明。塞納河上那些橋上的高巍巍的電燈照着那河水靜靜地流過這個大城。無窮盡的汽車喇叭聲，無窮盡的車前燈光排着無窮盡的行列穿過塞納河上的這些橋梁。這正是各個戲院子把牠們的觀眾吐回到街上來的時候。

靠近塞納河，不知什麼地方有一架大鐘正在打着十一點。於是從遼遠的地方，響起了許多回聲，好像另外還有許多鐘在向這街道上的喧嘩的羣衆報時似的。興高采烈的醉漢斷斷續續的唱着一些從華麗歌舞院流行出來歌曲。

在一座橋的陰影中，有一個婦人裹着一件寬大的外氅，顛巍巍的站着傾聽那些醉漢們的歌唱。當音樂和歌辭格外清楚一些的時候，她便走前幾步，更接近那橋，以及那橋所掩蔽的陰影裏去。

『這些蠢人！他們以爲這就人生了。人生！』

她慘痛地笑着，把身上的大氅裹一裹緊，好像忽然感到一陣冷氣而顫抖了一下。

『我夢想中的巴黎啊！回想我幼小時候住在彼爾比壤城裏，那時的我真是多麼幼稚的一個夢想者啊。我一點不知道這個世界是怎樣的，牠有多少罪惡，一心祇夢想着有一天能分享些人間樂事。巴黎和幸福！』

『我過的又是怎麼一個少女時代啊！父親是個瘋子！他殺掉了母親又自殺了。如果我沒有逃跑的話，他一定也已經把我殺死了。或許，如果當時他竟殺死了我倒也好了，因爲我可以不至於在這時候到這兒來向塞納河的暗水中尋死了。』

她抖下了她的大氅。她走下到河邊，於是停止了一刻兒又退了轉來，因爲她心裏忽然想起了從前還祇有十八歲的那少女時代的一切。當時她如何投奔姨母若納，如何因爲不聽話而受到種種責罰；後來又如何被善牧會的修女所留養，那些修女又如何勸她修習她認爲是討厭的品行。後來她又如何逃出那修會，她怎樣跑到尼斯去投奔一個伯父，又怎樣被伯父趕出。她怎樣一個人飄零在街上，成爲一個孤苦零仃無家可歸的孩子，又怎樣碰到那個陌生人。在她那天真爛漫的靈魂裏，她當時竟把他看作一位仁慈的天神，而

不知道他實在是一個流氓。

她就跟他到了巴黎，不久就在這個大城的人叢中失掉了他。現在，當她在巴黎住了幾年之後，當她已經享受了一切的那些淺薄的快樂——那些在橋上唱着歌的醉漢是把這種快樂當做幸福的——之後，留給她的祇是一個投塞納河而死！

她舉起手來遮着眼睛。抽咽了一下，她依舊往前走過去，預備聳身一跳，跳入到那黑暗的水裏去。

『這——這就算萬事全休！』

突然她覺得肩膀上一陣痛。一條强有力的臂膊把她從江邊拉了回來。

『喂！別尋短見呀！事情也不至於壞到這地步呀！』

她很惱怒地回轉身去，才發覺自己是被一個憲兵抓握着。

『幸而我看見你走下這階石去。』

那婦人聳了一聳肩膀，便又嗚咽起來。

那憲兵的聲音變得溫和了些。

『跟我來罷。是爲了情場失意呢，還是爲了窮苦？如果是爲了戀愛，那麼我說世界

上沒有一個男人值得你爲他而死在這骯髒的江水裏的。如果是爲了窮苦，那麼——』

他說到這裏，忽然吃了一驚似地停止了。從橋上的燈光下，他看出這個婦人穿著得很富麗。他檢起她的那件大氅，看見了那華麗的組織——綴着珠寶錦繡的大氅。

『怎麼，女人家，你不窮呀！』

『是的，我並不窮，而且我還很有錢；但是我從來也沒有得到過幸福。』

『咳，世界上本來每人都有苦處的。我也有許多苦處，可是我決不投水尋死。你爲什麼要尋死呢？』

『我想你一定有一位太太和幾個孩子吧。』

『不錯。有的。』

『那麼你真不知道你是多麼幸福呢。』

這憲兵立定了，張開着嘴吃驚地呆看着她。他曾經在什麼地方看見過這個人，聽見過這個聲音的？忽然他駭異地說：

『華麗歌舞院裏的厄娃。辣伐麗哀姑娘！是了是了，你就是厄娃。辣伐麗哀姑娘，法國最大的坤角兒，全世界最大的！我認得出你的聲音，你的眼睛，隨便到那兒都認得你

的。爲什麼呀，姑娘，你不是要什麼有什麼嗎？你不是巴黎的活菩薩嗎？國王都來看你的戲。我的妻子和我，也曾經在便宜的座位上，看了你的戲而發笑，而喝采。每逢你新排一個戲，我們都來看的。你必須活下去，好教全世界的人愉快，發笑。我知道你府上住在什麼地方。那是李伏利路。我願意看見你平安地住在那兒。但是請允許我，你將照舊活下去，不再自尋短見了。讓我的妻子來和你談談罷。她是一個好女人，而且很信天主的。巴黎不會有人知道你這件事情的。我決不說出去。我們必須大家把今天晚上這件事情忘掉。」

回到了寓所裏，厄娃·辣伐麗哀坐着沉思。

『是的，那窮苦的憲兵的話不錯。我真是一個傻子。他的妻子「是一個好女人，而且很信天主的。」天主？咳，如果有一個天主的話，我真是多麼傻！』

他把臉掩伏在兩個手掌裏了。

時候早已過了午夜。外面，街路上更黑暗起來而且更靜了。她的思想使她回復到數小時以前去。

今晚上她在舞臺上獲得了一個真正的大勝利。她激動了她的觀衆的情緒。她的表演

造就了這種情緒。法國的總理也在那兒，內閣的閣員，議會裏的議員；社交界著名的士女，都在那裏，甚至那高高在上的樓上的廉價座位上，也坐滿了一批戲迷的民衆，例如那憲兵及其妻子。

戲院子裏充滿了喝采聲——男男女女都從座位上立起來歡呼她的成功。自從她孤苦伶仃地在巴辣第街上流浪着，經那好心腸的朴洛倫先生收留在他的學校裏，讓她學戲以來，她從來沒有經驗過這樣衝突糾紛的情緒——一方面感到成功的矜誇，一方面感到全部的空虛。

她從舞台上——從一陣歡呼喝采的聲中——退下到化妝室裏來。她把門關上了。她知道那些高貴的男男女女立刻就會來浪費一些諛詞恭維他的才藝了。他們一定會送許多鮮花來，或是從唯一的珠寶店裏買一些禮物來送給她。富豪財主都要互相競爭着博取她的笑靨。此外，一定還有許多約會，問候，來麻煩她。她實在已經厭倦於這些崇拜者的淺薄舉動了。她不要他們的花，不要那些禮物，不要那些恭維和拜訪，一樣也不要！她已經很引以為苦，她已經以生活為苦了。她已經打定了主意！這些諂媚的傻子不知道她已經表演了最後第二場戲劇。而那最後一場是預備在塞納河裏表演的。到第二天早晨，

巴黎各報的大標題一定喧傳着：

『厄娃·辣伐麗哀白殺！死於塞納河中！』

她不知道，如果她那無思無慮的女兒約妮聽見了這個消息，會不會哭呢？約妮是她和一個教會決不承認是她的丈夫的男子所生的孩子。那人就是華麗歌舞院的經理斐地能·撒姆耳。他很喜歡他的女兒。他給約妮一座伏思琪地方的別墅。所以約妮是很富有的。

現在他把以前的一切經歷一件件都迴想起來。她已決定了她的意志，任何東西都不能阻止或改變她的決心了。那站在旁邊侍候她，并且目不轉睛地對她看着不勝其景仰的侍女一定她不知道的思想，她的決心。

『馬爾泰，』她吩咐那侍女，『把門鎖上了。今天晚上我一位客都不見。我得趕快穿起衣裳來，從一扇小門裏出去。我最後的一幕好戲還沒有演完呢。』

『但是，姑娘——最後的一幕是——』

『快點，孩子，把我的外衣和斗蓬拿來！』

於是那個簡單而忠實的憲兵在塞納河邊破壞了她的最後一幕好戲！

非洲的猛烈的太陽把牠的火炎一般的光線照射在一個離突尼斯四十里的阿刺伯村莊裏骯髒的街道上。天氣熱得悶人。一絲兒小風也沒有。蒼蠅成羣結隊到處飛。穢濁的深黑色的沼澤發散着一種霉腐的臭氣，與那些破爛的小村舍的氣味相混合起來。

『再在這裏住三天罷，肋窩納，然後我們再到別的地方去。我們必須在這裏歇夜，那麼白天才可以幫助這些可憐的孩子以及他們的病患的眼睛。有幾個孩子恐怕還不是硫酸銅或硝酸銀所能治好的。他們非送到突尼斯去不可。』

『厄諧尼，你怎麼受得了這樣的熱呢？我的身體比你好，可是你竟一點不抱怨。昨天晚上，在那座髒得很的茅屋裏，你像發熱一樣的昏亂。你曾經有過富貴榮華，而現在你竟甘心睡在這種破爛的茅屋裏，吃這些阿刺伯人供給你的淒慘的食物，而不說一句不滿意的話。難道你從來不想到法國，或是想到你自己的富麗堂皇的別墅和柔軟舒服的床嗎？』

『哎，你這個誘惑女人，爲什麼要把我的思想引到那些東西上去呢？肋梅特爾主教

好意讓我們到這裏來幫助白衣神父們做拯救靈魂的工作。天主並不一定要我們做修女。我們雖然還是在家人，但是我們也可以幫助他們把聖教的仁慈傳佈給這些村落中的愚昧的靈魂，因而教導他們尊敬我們的聖德。」

「但是，厄諧尼，你相信你並沒有發高度的熱嗎？你是知道這裏的沼澤熱病對於一個身體頂好的人也會發生何等作用的！」

「你不必替我耽心，親愛的肋窩納。」

這兩個熱心的婦人在大熱的天氣一家一家的去安慰病人，治療那些羣集於她們周圍的眼睛裏淌着血的孩子。從早晨一直到傍晚，她們整天地忙碌着，這兒或是那兒，不是慰問一個病婦，便是醫療一個因年老及營養不良而垂斃了的皮膚變作鼠灰色的阿刺伯人。厄諧尼好像永遠不會疲倦的。

肋窩納覺得非常詫異。她自己從來也不會享有過人世間的一切榮華富貴。她以前的生活就是她那厄諧尼的侍女。她私心景仰地凝視着她的伙伴的慈祥能幹。她知道驅使這個衰弱的身體以從事於這樣繁劇的工作者，完全是天主的慈恩。她將永不停息一下嗎？她怎麼能夠，拋棄掉她的綾羅綺緞，穿上這樣素的加祿·特·福果會的制衣，安心與這

些貧苦的阿剌伯人共艱苦呢？肋窩納知道這是由於愛天主，所以厄諧尼肯做這種可憎的工作。她會經常常聽見她在睡夢中說着囁語，并且叫着辣波尼的名字！（註：Rabboni 猶言「我主」。）

天主的慈恩！祇有牠可以解釋這一切轉變。從前是非常任意，驕矜，非常美麗的厄諧尼，現在却非常謙恭柔順，一點也不顧惜非洲的大太陽把她的白肌膚晒成了櫻黑色。自從肋窩納在巴黎看見她嘴裏喃喃地鳴咽着，同時把一切脣膏脂粉，以及華貴的服御投進火爐中去付之一炬的那一天，到如今已經有好幾個月了。

『辣波尼，親愛的耶穌呀，就是爲了這樣，所以你的慈祥的臉被打了，你的溫和的嘴唇被撕裂了。』

哎，她的厄諧尼真是一個聖女！她是這樣的謙和純樸；她的行爲絕不再是傲岸的了，反之，現在她是處處顧惜着別人了。肋窩納不禁慨歎着。

『如果天主能使我做到她那樣的，那是令我多麼幸福啊。』

肋窩納覺得日子漸漸長了，天氣也愈來愈熱，蒼蠅也愈來愈多了。然而她們的工作永遠沒有做完的時候。她眼看厄諧尼慢慢的消瘦下去，衰弱下去。從前曾經是很可愛的

臉兒，現在變得非常憔悴了。一雙美麗的手變得非常粗黑了。眼睛裏閃現着熱病的亮光——那可怕的沼澤熱。她的聲音常常在溫和地說：

『肋窩納，在天堂裏，時間是可寶貴的。讓我們每一個思想，每一句話都是爲了聖心而出發的罷。當我們爲了天主而愛這種苦楚的時候，這苦楚是甘美的。』

肋窩納非常害怕地眼看着厄諧尼的健康消損。她們必須到達勒該甫才好，否則這沼澤熱病一定會要了厄諧尼的命的。

『不要擔憂，肋窩納，我們都在基利斯督的掌握中。我是很高興在他的十字架底下，知道我已經贖了我的使他被釘死的罪了。但是我也願意聽你的話。我願意到勒該甫去。我想他一定在那兒——在這非洲的天空下，等候着我，肋窩納，我敬愛他。』

這天晚上，肋窩納的恐怖更增加了。在一座很骯髒的阿拉伯人茅屋裏，厄諧尼躺着發燒，每一個筋骨都非常痛楚。她的兩頰泛得血紅，一陣一陣的冷得發抖。肋窩納慘苦地看着她的同伴，眼淚不禁流滿了兩頰。難道這已經到了最後了嗎？到天明時，她必須設法到達勒該甫，因爲在這兒一點醫藥都沒有，沒有東西可以緩和她的痛楚。她已經給厄諧尼吃了足量的金雞納。但是還不夠治療這種病。

一支臘燭點亮在那粗陋的床榻旁邊。幾個阿剌伯女人站在旁邊，要想幫助這個來拯救她們於苦難中的可尊敬的陌生人，也覺得束手無策。衣衫襤褸的半裸的孩子們睜大了吃驚的眼，從那開直着的門口窺探着。

那蠟燭被附近沼地中吹來的小風煽動着。跟着這柔和的夜風吹來的却是一陣更強烈的沼澤和那污穢的街道上的臭氣。而且這一陣小風也沒有能夠使悶熱稍稍涼却些。

肋窩納的思想回復到過去幾年中，在巴黎，當厄諧尼很奢華地住在巴黎的美麗的寓所裏的時候。她恍惚還看見那非常華美的寓所，牠的富麗的帷幔，牠的東方的地氈，踏在腳底下是多麼綿軟，還有那些精美的家具，在那裝置得很好的柔和的燈光下，照出了非常和諧的顏色。

『她把這一切都犧牲掉，而到這裏來受苦！』

她又憶起她曾和厄諧尼一同在露德城中朝聖，她們一同跪着的情景。地上鋪滿了雪，蓋着江上駕着冰橋。一陣刺骨的冷風從戴雪的比里尼斯山上吹下來，而況且那聖岩洞本身又是非常陰森寒冷的。但是，厄諧尼竟跪在那雪地裏，當她祈求聖母瑪利亞代求她的聖子，允許接受她獻納心志和她所有的財富，她誓願不休地工作以拯救許多靈魂

給他的時候，她的眼睛裏閃耀着溫柔的愛情。

『她畢竟工作得多麼勤懇！沒有比這再大的犧牲了。』

她又記得和勒梅特爾主教談話時的情狀。她也是和厄諧尼同去的；她已打定主意到處跟着她那可愛的女主人去。她永不離開她。當勒梅特爾主教對她講述加祿·特·福果會的女護士應該在非洲受怎樣的苦——骯髒的茅屋，惡劣的食物，睡覺沒有床鋪，蒼蠅又那麼多，人又是那麼多病而且不衛生，還有那著名的熱病，以及那表記着一個白十字架，結束了一個女護士的辛苦的墳墓。——的時候，她看見她臉上反而呈視着愉快。

肋窩納聽了勒梅特爾主教的話，倒覺得非常害怕。但是她靜靜地觀察厄諧尼，却見她眼睛裏閃着亮光，正如在露德城裏的時候一樣。當她回答主教的問話時，也顯得很愉快的：

『你能忍受這些苦嗎？』

『啊，能夠的，能夠的；爲了天主，爲了辣波尼，他們已經爲我受了苦了。』

肋窩納從那一天起就決定了分担厄諧尼的熱心，當厄諧尼笑的時候，她也笑。現在她把這些往事都記起來了。